那一束光

□李朝德

挂上电话,我立刻就后悔了。

车窗外,最后一抹余晖落下,远山只剩下黛色的模糊轮廓。

火车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才经过村里,那时天早就黑了,那么晚让母亲站在路口做什么呢?

火车在夜色中呼啸。望着车窗外的阑珊灯火,我一路忐忑。

那天,我从昆明乘火车去一个叫宣威的小城参加会议,这趟城际列车要穿过家乡的村庄。我家离铁路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五六百米。

火车夜过家乡,最熟悉的景致与最亲近的人就在窗外一闪而过,近乡情更怯,兴奋激动转眼间又成远离失落,那种感觉难以描述。

十多分钟前,我打电话告诉母亲我要坐火车去宣威,要路过村里。母亲很是高兴:“去宣威做什么?大概几点钟到?”我一一回答,但有些遗憾:“可惜村里没有站,不然可以回家看看。”母亲说:“你忙你的,我身体好好的,不用管。”说完这句,电话里一阵沉默。

我理解这时的沉默。

我与母亲之间,如许多农村母子之间一样,不善于表达感情,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诸如爱与想念这类的话语,我们一句也说不出来。

父亲在世时,彼此都习惯这种沉默,即便一句话也不说,却也温暖而坦然。但现在的沉默却让我内心紧缩。父亲过世后,母亲常说,时间过得慢,太阳总不落山,天黑后,天又总也不亮。

近些年,我隔三差五总要打个电话问问,很多时候不为别的,就为听听母亲的声音。

即便电话里经常联系,但如果不是假期或者有特殊事情,我一般很少回家,原因在于,没个理由就跑回家去,每一次母亲都会责怪我。母亲总是说,“你哥你姐就住在村里,我身体好好的不用挂念,打个电话就行了,那么远,跑来跑去浪费车费!”

我理解母亲的本意,儿子好不容易在城里立足,她希望我小心翼翼走好每一步路,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不要有半点闪失,因此,她不愿意耽搁儿子的时间。在母亲眼里,总是把孩子看得重于泰山,却把自己看得轻于鸿毛。

但是,车过村庄,母子相距几百米却不能相见,对我来说终究是一个大大的遗憾。于是,我打破沉默:“妈,要不火车快到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你去村里的铁路口等我,我在7号车厢的门口,会向你招手,你就可以看见我,我也可以看见你了。”

这个突然的提议,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意外和为难,夜色中叫母亲在路口等着见我,这算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母亲很高兴,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们都知道那个路口,那个叫小米田的路口是连接村庄与田地的一个主要路口。近些年火车多次提速,由单线变成复线后,铁路沿线早在10多年前就全线封闭了。小米田路口虽然还在,但已被栅栏隔断,现在只剩下几米宽的道口。火车通过那个道口需要多长时间呢?估计就是一闪而过吧,我与母亲相互能看见吗?

火车一过沾益县城,我就给母亲打电话让她去道口等着。沾益县城离老家松林村不到二十公里,估计不到十分钟我就可以看见母亲。

此时一明一暗,车里车外仿佛两个世界。我把脸贴在7号车门的玻璃上,努力寻找熟悉的山川轮廓。窗外模糊一片,夜色包裹着车厢,我计算着时间与路程,却总不能看见熟悉的村庄。焦躁中,却看见远远的公路上有车流的灯光,黑夜中流光溢彩。正纳闷这是哪条路呢?远远的路上放着光芒的“施家屯收费站”白色大字突然出现了。我心里一阵酸楚,“施家屯”已是隔壁村庄,火车刚在1分钟前驶过松林村,我竟然没有看见我熟悉的村庄与站在路口的母亲。

我颓然打电话告诉母亲:“妈,天太黑了,我还没等看见你,火车就已经到了施家屯。”母亲也说:“刚才有趟火车经过,太快了,没有看见你。我想应该就这趟火车,知道你坐在上面,就行了。”我为自己的粗心愧疚不已,说不出话来。年迈的母亲在黑夜的冷风中站着,我在明亮、温暖的车厢里坐着。本想让她看见我,我也看见她,却害得她在路边白白等待和空欢喜一场。松林村的一草一木,我再熟悉不过,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我不甘心,对母亲说:“妈,要不明晚我返回时,在最近的曲靖站下?站上有到村里的汽车,半个小时就到家了,住一晚再回昆明,方便得很。”电话里,母亲慌忙阻止,语气固执而又坚定,仿佛我如果这样做,都是因为她引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母亲,那明晚还是在这个路口,到时候我会站在最后一个车厢的车门旁招手,我们一定可以看见对方。

翌日返程,我早早地走到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门旁。黑夜的火车如一条光带在铁轨上漂移,伏在玻璃上我把眼睛使劲睁大,可还是很难看清车窗外的任何景物。这时候,我又看见了“施家屯”这几个字。车内外温差大,窗户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我慌忙用手掌擦拭玻璃,用双手罩住眼眶,以遮挡车内的亮光,在微弱的光线下仔细搜寻外面的一景一物。我终于能看见车灯照出几米远模糊的路面轮廓,还看见了如萤火样的村庄里的昏黄灯光。就在一个路口,我突然看见有束电筒光在黑暗中照着火车!我刚要摇手呼喊,火车却又过了!

我忙掏出电话,颤抖着告诉母亲:妈,我看见你在路口了。

母亲在电话里说:我也看见你了。

两句话说完,车外再没有了村庄,母亲越来越远了。

我在夜色的火车中,不过是一晃而过的黑点,那个叫做小米田的道口,不过只有三四米宽,而站在道口等我的母亲,她还没有一米六高啊……

赞抗疫英雄

□段丹

己亥岁尾庚子年,
瘟疫病魔肆虐来,
万众一心齐助力,
人民生命重于山。
党中央一声号令,
三军将士急出征,
全民参战总动员,
坚决打赢抗疫战。

一张张请战书,
用豪情点燃仁者无畏,
一个个红手印,
用生命立下契约无悔,
哪个女子不芳菲妩媚,
自断长发你最美,
哪个男儿不义胆侠肝,
逆战而行你最帅。

你是白衣天使,
穿越岁月沧桑,
点燃希望之光,
你是钢铁战士,
历经万水千山,
带来生命源泉。
你指尖的温暖,
传递爱的奉献,
你双眼的温情,
升腾心的呼唤。

待明日,
春风吹醒冬眠,
大地光彩重生。
到那时,
看山花烂漫蝶缠蜂舞,
巍巍黄鹤传千古,
天佑中华万世昌!

雪花的深情

——献给辽宁援助湖北的医护工作者

□邹群

初春时节
那漫天的大雪飘舞长歌
雪花　用她纯美的颜色
赞美了一个神圣的职业
医生护士——白衣天使

疫情扩散到哪里
雪花就在哪里绽放它的纯洁
武汉　襄阳
长江的浪花　映着辽河的雪月
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记录下一段又一段真情的传说

为去湖北一线　盛京医院
王新伟　速成最美短发新娘
綦美艳　綦美玲
最靓的双胞胎护士
推迟婚礼
新娘变成战士
姐妹成为战友
“辽宁好人”团队
六人集体出征

还记得出发前的铮铮誓言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与时间赛跑”
“我是共产党员　义不容辞”
“我是党员医生　必须冲在前面”
“我们支部全员请战
请缨一线　做出表率”
一颗颗雪花缤纷在
抗击疫情最严峻的季节

武汉告急　襄阳告急
从第一批137名战士出征
到如今已有十批1816人奋战湖北

进驻火神山　接手雷神山
医大一院　四院　盛京医院
人民医院　金秋医院　辽宁中医
还有14个市县无数医务工作者
让辽宁的瑞雪
纷飞在湖北最重的疫区
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的大爱情怀
感动荆楚大地情满滚滚江河

战疫来临
从岗位走上前方　一线
无所畏惧　谱写天使的战歌
用脚步丈量时间与速度
用情怀挽救渴望的生命
你流淌救治人类身心的泉源
把亿万苍生的肉体精神润泽

2月9日凌晨
30岁武汉女医生病发心脏骤停
盛京医院医疗队长汪海源和同事
“拼尽全力就想让她活着”
上演“生死时速”成功救治患者
激动的泪痕就是勋章
辽宁医疗队又一次扼住毒魔

武汉　蔡甸区
辽宁省人民医院侯思远　袁林
重症病房抢救严重休克患者
做肺复张持续补液上呼吸机
一忙就是八个小时
不能喝水　甚至不能去卫生间
难受也要坚持
因为一线就是战场
这样的环境与坚持　情动山川
让每一名国人心如潮涌

泪眼婆娑

你们也有自己温暖的家
也有深爱的父母孩子
此刻却带着亲人的牵挂
嘱托与不舍
以战士的精神壮士的勇气
微笑着出征不顾安危激战一线
不畏前路困苦艰险
向病毒宣战
救治患者
挽救袍泽

我们在心中呼唤呐喊
敬爱的医生护士
人类健康的使者
你们昭示出雪花的灵魂
雪花诠释了
你们大爱无疆的心灵世界
你们用爱的溪流
滋润干渴的山川
你们用纯情的江河
灌溉希望的田野

致敬　奋战的勇士
礼赞　人民英雄
雪花天使——医护工作者
期待着病毒疫情的消灭
期待着你们手捧烂漫的春花
胜利归来
辽宁人民与你们一同相聚欢歌
举杯展望生机盎然的土地
共庆欣欣向荣的祖国

城市笔记

像植物一样生活

□白简简

回到工作的城市已经10天了,还在隔离期,这可能是从我上幼儿园以来最长的一次持续室内生活。据说21天能养成一个习惯,加上之前在家待的十几天,我深感自己的生活状态已经稳定切换到了另一种模式。

这种生活模式简而言之可以称之为,极简。

比如,以前我早上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的:起床、穿衣、刷牙,洗面奶洗脸、清水洗脸,涂爽肤水、精华、眼霜、润肤乳,再底妆、眼妆、腮红、唇妆、香水……整体耗时约一小时,这还是多年练出来的快手。至于早饭,可吃可不吃,可路上吃也可到单位再吃。我不管胃愿不愿意,总之我愿意。

现在,我早上的流程是这样的:起床、穿衣、刷牙、吃饭。在反正见不到人的情况下,我对自己这张脸极其漫不经心。但出人意料的,没有了各种瓶瓶罐罐的“滋润”,脸不长痘了,也不油光满面了,皮肤出奇的好。加上一日三餐的定点定量,作息之规律,神清气爽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

比如,以前有很多吃的,是一周内必须要“临幸”的,咖啡奶茶冰淇淋,炸鸡披萨小火锅,即便周末在家,外卖来份夜宵也是常见操作。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开大众点评和美团外卖了,顿顿自己做,少油少盐,我瘦了,居然毫不费劲地回到了久违的中学时代的体重。

除了基本生活需求变得极简,我的社交也变得简单起来。原来,很多聚会是并无必要的:有的人,你见再频繁也不熟;有的人,好久不见她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抢到一些口罩,地址发来,给你寄点”。

有的事情被简化了,有的事情却增加了。比如,以前的夜晚总是会被工作或者聚会占据,现在每天晚上,我都会跟爸妈连个视频,讲讲一天的生活。我突然发现,全家人都健康,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每天这十几分钟的“见面”,也能给空巢的父母带来莫大的安慰。

在外部环境的制约下,我“被”过上了极简生活,但这种生活未尝不能在一切都过去之后成为一种新常态。原来,很多东西并不是必要的,过度修饰的皮囊、附加的装饰、泛泛之交……在消费主义的指挥棒下,我们可能失去了感受简单美好的能力,也失去了追求更高精神愉悦的余力。

秩序恢复正常后,也许我们又会回到以前的生活,但这一个暂停键让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并非必要,有些珍贵的东西触手可及。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贾敬伟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颜　威
图　　编:王泰舒
零售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gh@sina.com联系